# 肉欲

## 凉镇油菜田

我至今不明白她为什么会那么做。

我不记得那是什么年纪，又在哪里，也许是我是个少年的时候，那条路右边一浪又一浪的油菜花，看不见远处的大河，但我知道那深蓝的大河，河边是各色的鹅卵石，开阔的河滩一直绵延数千米，河的另一侧也是肥沃的三角洲，那边的油菜花在眼里活生生跨过了这条大河。

那是燥热而清爽的下午。

我起先是在油菜花里寻找着狗子，不如说是期待一只狗子窜出来，因为爷爷常说狗子被油菜花里的蜂子蛰了就会变成癫狗，爷爷还说癫狗是夹着尾巴的，斜着眼睛看人，或者不看，但是你一背对着他们，他们就扑过来咬你的腿，可惜从来也没有遇到，但是遇到了她。

“卧槽”

就是我对她的第一印象。

她是我不敢看的那种女人，所以我就没看她，但她小腿的白肉自己跑进我的眼睛，我深吸一口气，习惯性的看向油菜花田，而且这口气得憋一会儿，有利于我思考下一步该做什么，继续用劲的看着远处。

我对于女人的克制近乎冷漠，很少有女人能够得到我的第一眼注视，我知道这句话不对，但是至少事实如此，我是极喜欢女人的，也是喜欢孔子的，所以就发乎情止于礼了。

脑子里的一抹白肉却像桃花深红，在脑海里化开了。我想着自己要是一条癫狗，会去狠狠的咬那白肉一口。

会是什么味道呢？

我不敢想下去，把那一口气缓缓的呼出去。

起风了，我看风景的最爱之处就是风，没有风就像树没有叶子，水没有鱼儿，虽然别有意味，但不是我想要，至少不是我现在想要，我需要一场风吹散自己的难堪。

不远处的田间小路上有个伟岸的身影在拍油菜花，朝着女子看了一眼，又看了我一眼，我看不清他的脸，但我也不在意。

我认为蜜蜂在油菜花的林子里肯定很烦躁，童年的夏天常在大山的树丛中穿行，寻找一种“八月瓜”的野生水果，扎人的松针，茶树皮的粉尘，粘人的蛛网，汗水，混合在一起，湿漉漉的，黏糊糊的，我不禁打了个冷战，我可是刚过澡的。

脖子转痛了，心里怨着她怎么还没走过来，我并不是想看她，只想结束这个紧张的心情，我再深吸一口气，动动脸上僵硬的肌肉，以无比平静的眼睛去看她，我必须强调看之前是只想知道她走到哪了。

她微微翘着下巴，盯着我，心里一阵悸动，这当然是我，瞬间就把眼睛转向左边，又瞬间转了回来，我相信她注意不到这个细节。

我眨了眨眼睛，舒缓我的肌肉，情不自禁的模仿她的动作，这时我意识到这原来是打量的动作，她穿着淡绿色的连衣裙，有着淡蓝色的花瓣，她打着黑色的遮阳伞，我虽然最先注意的是她的锁骨之下，但是她的锁骨更美，一看就是美人胚子，美人只要看手，看背，看颈脖就能知道姿色。

我收敛的看了一下地面，镇定自若的转向随风水浪一样摆动的油菜花，她也是，而且停了下来驻足欣赏，风将一缕散发吹乱，她只好撩起头发到耳后，她的侧脸眉眼好像一个人，我想不起来，但是我知道那个人我是很喜欢的。

我是在田的另一边的地方看见她的，我咒骂这条这里不多见的直路，而我此时相距她不过数十米。

“你别恶心我好吧！”

这是我常和自己的对话，我常常会以另一个人告诫自己保持“谦卑”，如果我不听话，不，我很听话。

“你不要破坏别人的心情，好吗，有这种想法简直是恶心我，看看是可以的，但是不要有任何动心”

我虽然觉得自己是无理的，哪有欣赏事物不产生情感的，但我总是听话的，因为我最长能对话的人是自己，他也是我认为最有智慧的我。

因为我相信“心无所住而生其心”。

我心中就达到了空空如也的境界，这是他最神奇的地方，此时我可以像个平常人，或者一个僧人一样看她，她仿佛是画中人，一举一动我都看在眼里，却没有任何贪嗔痴了，我心中明镜止水。

此时，她所有的样子我都能看的见了。

风吹过，连衣裙紧贴着她，丰盈的姿色不言而喻，她收起伞走下了田野，走进花海之中的小路，我似乎对她失去兴趣一般看向了远方的景色。

我不知道她是来干什么的，但我是来看油菜花的。

当我走到她之前所在的位置，我心中的明镜被打破了——这是一条绝佳的小路。铺满了青石板，油菜花都睡到路上了，还好还能够允许两人穿行，尽头是一座通往对岸的石桥，我心动要不要走这里，毕竟不想走在数千米外的小镇上的大石桥，然后绕回来看一路，虽然这是我之前的安排。

“卧槽，原来是这样”

她的前方有个白皙而俊秀的男子在给她拍照，烟蓝衬衫，黑色的很宽松的裤子，就像新的一样平整，他突然笑了，露出的牙齿整齐而白皙，我下意识的抿了抿嘴，吞了口口水，他应该拍到了一张很满足的照片。

男子邀功般的招手示意女子快去看看怎么样，笑意灿烂的盯着女子，完全忘记了我，虽然这是很正常的，但我还是要说出来。

我都忘记了何时走在了小路上。

女子的脊背在我看来出奇的直，我仿佛没有见过那样笔直的背，要说有的话是许多年前军训的时候。

女子盈盈立在在男子一旁，看了眼照片，在柔和的神态里抬头看着男子，喜悦而收敛的笑着点点头，男子喜悦的揽住她的腰轻轻搂了一下，女子像夏天的鱼儿般溜了出去，脸上的笑容在说“这样不好玩”，对他说了句什么，悠然的向前走去。

我猜是热之类的话。

我此时算是理清了他们的关系，姐弟恋，姐姐虽然看起来和他相差无几，但是眼神和举止的那种岁月感藏不住。

弟弟跟了上去，抓住了姐姐的右手，姐姐转过身，浅笑故意的把伞递给他，弟弟无奈的放开手，把相机挂在胸前，接过伞，这时姐姐却就这样往前走了。

弟弟很疑惑，但很快就自嘲的笑笑，追上姐姐，撑伞并肩一起走，姐姐偶尔走出去，好好的吹个风，偶尔溜回来逗一下弟弟，在我看来弟弟是乐在其中的。

女子的静就像是洁白的风，而男子的动是清爽的云，弟弟是主动的，可是主动权却在姐姐手中。

我喜欢看别人的爱情，但最好是现实生活里，毕竟逻辑性更强一点，我以找到人们的情绪和思想为乐，有一种我也参与其中的感觉。

他们远去，记起自己是来看花的，我也自嘲的笑了。

如果故事就只是这样，那么我也就不会说这个故事了。

不久，当我再次看他们时，已经没有了踪迹。

我如同所有的遇见一样不再去想，让记忆自生自灭，这样的遇见于人生太多次，说没有心动是无聊的，但是这种心动并不是男女，大多只是因为美而已。

黄昏进夜，却出奇的下起小雨来。

## 凉镇民宿泄欲

回到镇上的民宿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洗澡，不仅是热，更是因为湿透了，不过我倒是喜欢淋雨的感觉，童年时，淋雨回到家总是被叫去先洗澡，算是长久成习惯，习惯成自然了。

这个镇子建在大河的一个河口三角洲上，三面是山口，大风穿堂而过，算是避暑好去处，至于为什么叫凉镇则不得而知了，我问过，但都说不是。

水哗哗的拍在地板上，我喜欢听个响，这种感觉就像我把房间里的电视机也开着，但我没开空调，这样就没有熟悉的感觉了，我是一个念旧的人。

即使是最热的天，我也要烫人的热水，除非是在游泳，我把头发从两侧隆起来，让水一直冲刷着，直到每一寸头发湿透，感受到水流在头皮穿行的感觉。

闭着眼睛，我一下子就想到了那个姐姐的模糊身影，是回忆不起清晰的脸的，我越加想要清晰，就更模糊了，温暖的水流在全身抚摸，舒服极了，水滴打到地上的声音像是下雨，我顺着白色小腿往上，腰肢的轻盈，有一种让人忍不住搂上去的纤细而肉软，瓷实的胸脯，平淡的像是枫叶，美而不绚，她的锁骨最勾人，什么也不说就知道她的身姿如何的好，微微张开的嘴唇想要说什么，却痒痒的不让你听见的感觉，猛然，看见了她的眼睛，我吓得睁开眼，身体软了下来，浴室满是水雾，我晕了头。

我什么也没穿，只是拿着毛巾擦着头发的水走出浴室，这是二楼，正面一侧是安静的老街，背后就是大河，外面刮着风，雨越下越大，对开的木窗子，我害怕被风刮坏，但是我还是只关了一扇，我觉得关了窗子，世界就和我隔绝了。

风在此时，在我干净的身体上只有温暖，只有自由，重复着擦头发的动作探出脑袋打量街上的光景，我想起的小的时候的最喜欢的房间。

窗子一定要和床齐平，我能够躺在床上就能看见星星，梦里充满了蛙鸣虫叫，我对周杰伦的稻香无感，关于稻香的记忆如果要搜索的话，“稻花香里说丰年，听取蛙声一片”算一个，不过我感到期待的是“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，听妈妈说那过去的事情”，我现在也没能实现，因为在城市中心找不到蛙鸣虫叫，还有草香味的空气。

街上有着千篇一律的装饰的红灯笼，虽然庸俗，但是有用，至少我感到了那么一点带有仪式感的热闹，轻轻吟唱东风夜放花千树，眼前的景色就美化了一些，零零散散的游人拖着凉鞋，短袖，打着伞也要也夜色里逛一逛，是怕那点孤独感吧，我就不怕，就像我对于女人一样。

我洗完澡更加讨厌那些人看起来很汗水的样子了，特别是有些画过妆的女人，“洗过澡了为什么还要化妆呢？”，我觉得她们太无聊了，看起来真累。

但是我也喜欢她们湿漉漉的样子，让我这个上帝看电影一样观赏，我讨厌看女人的时候，女人看我，这会让我失去看她的心情，仿佛失去主导权，不能成为上帝了一样。

“嗯？！”

她出现了，一个人。

我只是轻轻惊讶，轻松一想就能理解她为什么出现在这里。

我下意识的不是继续看她，而是下身感到了一种羞耻感，脸上热了起来，耳朵烫了起来，但我不想进去拿，感觉会失去很多，她换了一件烟蓝色的吊带，披着深蓝色的牛仔外套，看起来就不像是她的，走进对面的咖啡馆靠着窗子坐下，挨着角落，不吸引街道上人的注意，但尽收外面的景色，更准确的是雨景，那是一种模糊的氛围。

我心想要是我，也会坐那里。

她放好外套，撩起头发散开披在背后，边打量周围的环境，一个侧眼，差点抓住了我。

我心里好久没这样狂跳了，说不清是紧张还是高兴，我有一种模糊对视的感觉，就像看见一只鸟飞过，我记忆里就有了鸟，

但鸟长什么样子？

一团颜色。

“卧槽，你怎么这么无聊！”

我总喜欢把自己不喜欢的行为和思想称之为无聊，低俗的想法只是一种而已，我听了自己的话，心中由喜悦变成了罪恶深重的沉默，脑海里全部想象着自己当时面部的表情，该是多么的猥琐和狰狞，我深深的记得，我有一个朋友对我大笑时的表情感到一种恐惧，与我的常态形成巨大反差，这么想着，我脑海中的脸更加扭曲了。

我是痛苦的，为这种画面感到不堪，但也得到了解脱，因为我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，这种善于反思是他调教我的，他是我，我也是他。

“呼~~~”

我长呼一口气后，我又回到了正常的自我，神态柔和而谦卑，我对此感到平静，平静到可以忘掉之前发生的一切，这也是我相信自己的原因。

穿个裤衩躺床上看着电视——《人民的名义》，那个红色的女人在打电话，背景也是电视，里面的内容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——《华尔街之狼》，我正想和欢歌分享时，突然想起来上一次看见时已经分享过了，我甚至还记得同学的评论——妈妈的朋友。他说的是打电话的女人，不知道什么天大的巧合，这两部电影在我这里可以理解为一个意思，我对于华尔街之狼的记忆不是钱，是有个人告诉小李子每天要打两次，还有他公司的人在和妓女做乐时，对第一个上的人说，如果不带套的话，第二天下面就会烂。

我觉得那样太乱了，但不无聊，小说里似乎有了性的气味，一下子就能把读者的兴趣提起来，这是我在读莫言的小说时的感觉，毕竟饮食男女，人之大欲。

刷了一会儿B站短视频，起身去看看，她已经离开了，电视刚好是贝尔的荒野求生，右上角显示9点59分53秒，我想了一下她来的时间，好像是7点多少来着。

算了，不重要了，我这样想着继续看着电视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。

“对对对！金敏喜”

我想是在梦中看见的。

我关上烦人的电视，起身先关灯了，走向窗子，一只手熟练的打开手机，另一只手端着一杯水，放在窗子的台阶上，手机在暖和的夜光是在心理上发蓝色的。

12点09分。

这条老街上已经安静了，远处的新街还闪着骄傲的霓虹，宣誓着年轻的魅力，迎着午夜的风，都开始有些凉了，那些霓虹的光和雨模糊了视野，我突然想看看电影《小姐》，我随意的调整进度，正好是她和伯爵上山的路上，那翠绿的松柏，明媚的阳光，真是好风光呀……

在金敏喜的眼神注视下，又感到身上有了汗水，喉咙发干，我一口饮尽杯中水，转身走向浴室。

站在浴室门口，又突然不想洗了，但窗子吹来阵阵凉风，一下子心里又暖了起来。

“哗哗哗”，冒着烟的水滴打在菱形白黑相间的瓷砖上真舒服，但我不得不先关上，要抹香皂，我喜欢那种似乎有颗粒的摩梭感觉，既光滑又有皮肤的质感。

在烟雾里，我首先想起的是具有猎奇性的剧情，我是见过那张章鱼的画，画中的场景无疑是一种对性的意境的拓展，是精神上制造一种反差的美，也算是一种探索，但要是在现实里追求就庸俗了，因为在现实里章鱼并不会回应，也不会求爱，这对于性来说是无聊之至的——无论那种爱好，对方的回应才是主动者想要看到的。似乎日本有的搞创作的到了老年就喜欢弄点官能性的作品，我这样想着，第一个联想到的就是川端康成，千重子的那种含蓄的美不知为何含有性的味道，至少是在他父亲的视角，而我现在也成了父亲的视角，金敏喜白皙的颈脖，枫叶般深红的和服，勾人却纯真的眼神，她开始朗读了……

我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，在玩弄着什么，看见金敏喜浅蓝色的和服，柔顺光亮的长发披散，双臂搂着河正宇坐在他身上，粉色的手套，她身上的曲线都是轻盈而柔和的，河正宇撩开和服。露出白皙的腿的那一瞬间……我就像亚当和夏娃第一次看见对方那样的悸动，这种悸动不是按耐不住，而是对生命中原始欲望的勃勃生机惊讶和称赞。

金敏喜的美是艺术性的，我以此并不能结束。

但我想起了她，她的身体是“新鲜的”，我不得不承认自己在黄昏所看见的——从上面所能见到的独特景色。虽然只是胸脯若隐若现的上部，和曼妙的水彩画，但对于一把干柴，一点火星都足够了，更何况她如此的像金敏喜。

……

随着脚趾弯曲,呼吸舒缓下来，在厚重的白雾里飞到了墙上，我脑子里这么出现这个画面，我都没有去脱她的裙子就结束了，或许是金敏喜的美就在眼神和举止吧。

我重重的躺下，像是做了一件极为辛苦的事，但全身是许久没有的那种舒坦通畅的舒服。

梦里没有梦。

# 纯净

## 湖光山色她家

我敲了敲门红漆的木门，心里颇不宁静。

“开了，进来吧”

声音轻微而压抑，又仿佛被什么阻隔了，我害怕遇见不好的场景。

久违的听见了这个让我疯狂有害怕的声音，我觉得遇到了小说里都不敢过分臆想的情节，而当我这个真人却的的确确的遇见了，我该做什么？

走进门，首先便看见两扇窗子，一面在左的墙壁，一面前方，左边那面仿佛是千里江山图一般的敞开着，窗外是太阳强烈，水波温柔的开阔湖光山色，前方窗子就像是一幅肖像画，小巧而精致，窗外是另一座房子的青瓦屋檐，阳光就从这里落进一些。

我刚要踏开一步，又收了回来，那个地板不能让我这样糟蹋，这是她似乎看见了我说“你换那双蓝色的棉拖吧”，我还没看见她的人，但顺着这声音，我才恢复起所有的感官，卫生间里哗哗的水声，直觉告诉我——洗澡。

“你在洗澡吗？”这句话说到嘴边又收住了，反而什么也没有说了，觉得这样的明知故问太无聊了，进去时看了一眼卫生间，听着里面的水声感到不安，边自觉的走到主窗子站立远眺。

不远处的街道车流往往，环形簇拥着那玻璃般的湖，湖边游人尽享春光，高高的榕树制造着光和影的清辉，拨弄着人们失去已久的感知。

但这一切若是坐在沙发上便大不同了，看见的就是远山密林，天空微风吹拂大树，树叶沙沙，枝干舒展的勃勃生机，真是一个适合旅游的地方。

## 凉镇草坪桃花

我都忘记了水声的存在，回想起和她认识的记忆—第一次认识她是在凉镇，第二次认识她的地方是溪镇。

那是第二天的下午进傍晚。

天空大块大块的云团，我也加入人群的草坪闲坐，我只记得那块草坪里的草很干净，不少人也自带着地毯，后来我在景点的B站官方上看见航拍，像极了一团团的云。

草坪的前方就是湍急的，但半人多高的，透亮的大河，对岸是翠绿的水竹，河岸数米的崖壁上是盛开的桃花最妍丽，说是大河不过半百不到，不过也正是这番距离，也能欣赏，崖壁上是一个数百米方圆的平台，密林花树之中一间木屋，算不上破败，但也没有景色特色的装饰，有一种神秘感，在之后就是大山的绵延了。

周围看淡之时，就发现了她。

不过我已经打算走了，但还是坐了下来。

她和男朋友刚来，她穿着浅蓝色的连衣裙，我都忘记了男朋友穿的什么了，只记得他很配她，无论是气质还是相貌，才子佳人之感。

即使他们走的后面的小道，而不是草坪里的道路，依然有很多目光汇聚。

我是没想到他们会坐在我身旁的，因为我坐在上游游人零散的地方，下游真是有景点热闹的氛围的，还好这不是高峰期，只是平常的一个周末，可能是因为这里安静一些吧，但这个时候我只想走了，可不想活受罪。

“又遇到你了，真是有缘呀”

她男朋友笑的太美了，纯净而和善，我没有了一点排斥和嫉妒的感觉，可以欣赏他们了。

我热烈的点头，不知说什么，顺便看了她一眼，她眼神平静而柔和，是她一贯的风格，不热情也不排斥，我没在说话，他们也是，仿佛是默契，也可能是尴尬，也可能是真不在意。

男朋友铺上一块青绿色的地毯，两人坐下。

男朋友拿出相机便开始寻找角度，眼睛扎进镜头里，她只是痴痴的看着前方的景色，双手抱着膝盖，不一会儿把也头埋进了里面，我倒是感到放松了，虽然从他们打招呼之后，我便假装玩起了手机，我想离开，但又不想。

我是有在手机上记录随笔的习惯的，但对于有些我也说不清的景色不记，就像现在，我觉得看着就好，会记入记忆的。

“我去找景了，你歇会儿吧”

男朋友轻轻抚摸她的背，她轻轻点头的感觉嗯了一声，此时我觉得坐在这里更加不安了。

“不会吧，你别恶心我呀！”

因为我心中居然升起了一番怜惜的感觉，我自己都感到恶心，这不该是我应该想的事情，这个时候和自己的争论总能把我从贪嗔痴的情感中拉出来，进入无人之境，但我的景色也的确看够了。

我对于生活的享受总是感到无聊时就立马换掉，不会犹豫。

我起身拍拍灰尘，准备在看她一眼当作纪念时，结果正好和她对视了，我很傻的问了句“怎么了？”，我只是想问她为什么看我，说完我就对自己感到无聊——看一个人需要回答为什么吗?

“你要走了吗？”

她的眼神并没有想象的悲伤和低沉，反而是一种水中倒映的晚霞——热烈而不喧哗，纯净而不冷漠。我一下子就明白了金敏喜对人说话时，眼神为什么着迷，我刚想点头，却又没点下去，回答了个让我都感到意外的答案。

“你要说什么的话，我就不走了”

她抬起的眼神里愣了一下，转而嘴角微微笑了，点点头，我也就坐下了，我总想看看她男朋友在哪里，可最终也没看，但心里一直怪怪的。

“你这里最喜欢什么景色？”

她说着用手挥了一下，就像眼前的这些景色是她打开的一幅画卷的动作，我回答问题总是迟迟不能出口，没有那种阔口而出的灵性大智慧，我心里念着景色，景色。

“最喜欢就是眼前的这番景色”

我说完觉得她会认为我在说废话，有些担心便接着说

“这里的桃花，流水，青山，屋舍，人像，若是单独挑出来算不得精致，甚至是无聊的，但是将他们连接在一起，便能够看见他们的精神世界”

“他们的精神世界？”她重复了一句。

“这是我的说法，就是意境的意思，这些景色是活的生命，不同于那些画作中的山水花鸟，他们的意境是作者的意境，而这些景色的叫精神世界，我们看见的是他们精神的外化，自然的品性，这样的精神世界更为纯粹简单，毕竟人们的美终究学习于自然。”

她看着崖壁，流水，桃花，的交界之处沉默着，我则思考着自己的说法，这些说法我也是第一次听到。

“你说的我挺喜欢的，但我并不认同画作中的山水花鸟所产生的意境是作者的意境，一个意象的塑造之后，便不是作者所占主体思想了”

她眼神里闪过一丝认真，又恢复平静，等待我的回答。

“我可以理解为你是说意象是也有生命的，也就是说画作中的那些山水花鸟也是有生命的吗？就像一个小说里的一个人物，作者给他确定了大体上的性格，思想，情感之后，具体会发生什么故事，怎么发生，这些是顺着情节改变的，作者也不能真正改变，改变了也就不是这个角色了”

她认真的听着，但没有点头也没有否认，我又陷入到对自己所说的话的品味之中。

“我们理解对方的意思就好，不用多想了，这些事情哪有答案”

她结束了这个沉重的话题，我感到轻松，虽然我也喜欢谈这些，但现在不合时宜，总觉得自己在做不对的事情。

“昨天晚上，我看见你了”

她冷不丁的提了这么一句，我的脸热起来，是做贼心虚，磕磕绊绊的也找不出一句话能说，只能点头，她安抚了下被风吹拂的裙子，抱在瓷白的小腿上，我尴尬的打开手机，假装看消息。

“怎么样？有喜欢的吗，给我看看”

我抬头看，男朋友正走过来，她声音清亮自然，但又可以听出对男朋友的爱意，一点也没有任何网络上的刻意感，

男朋友看着我发烫的脸有些疑惑，顺手将相机拿给她看。

“你”

他只是说了一个字，我就打算招了，但她抢先说了。

“我们刚刚在聊聊这里的景色，他说的很有趣”

男朋友只是平静的点点头，仿佛完全不在意，但我觉得他是不悦的，假如我是他的话。

“姐姐，你说那座孤山上面是不是真的有寺庙，我听这里的人说的”

我知道男朋友说的那座孤山的，但她好奇的样子显然不知道，男朋友给她指点——那是紧挨着平台后面的一座高数百米的独山，山顶大概能够修建一座寺庙的平台。

“上面不是松树吗？怎修建寺庙，也没有上去的路呀”

“姐姐，你仔细看，松鼠是围在山顶周围的，用来遮风挡雨，上去的路是在山的另一侧”

“你知道吗？”

她突然问我一句，语气是疑惑的，眼神似乎是猜测我知道的自信。

“我听到的故事是，民国年间有一个和尚在上面修了庙，栽了树，但是某天老鼠偷吃香油，僧人没有足够的水，就把寺庙就烧完了”

“你上去过吗？”

她继续追问，我都要怀疑她有读心术了，男朋友也投来好奇的注视。

“后山有一个圆形的石头平台，中心有一颗长满刺的树，树上有八月瓜的藤曼，我去的时候已经要看不见石头了，那颗长满刺的树背后是一道三四米高的崖壁，上了崖壁就有一人行走的小道，蜿蜒上山，但上的并不是孤山，而是他旁边的那座山，到了和孤山山顶齐平的地方，有一座天然的桥大概三米长，宽大概两米。一侧是悬崖，但是下面生长的松树已经相当于栏杆了，一侧是山壁，进入平台后只有一些灰土瓷碎片，我捡到半个土碗”

“真想去看看呀，可惜天黑了，也过不去了”

男朋友不禁感叹，她也有些心动的望着。

“挺危险的，现在已经不能上去了”我这个事实多少给了他们安慰，而我也到了必须要离去的时刻了，因为就算他们再有礼，也终究是情侣，不自觉的会亲密。

“那你们玩的开心，我先走了”

我起身客套的说。

“要不，加个微信？有缘再见呀”

虽然我不懂她说的有缘再见什么意思，但我看得懂男朋友的疑惑。

就在这犹豫之际，她却站了起来，打开微信扫一扫，我也不多想了。

男朋友笑着给我伸了一个大拇指，实在难以理解，但我不多想了。

“再见”

我笑着挥一下手，脚步匆匆的离开了。

没有回头看一眼。

我猛的打断了这沉重的回忆，我感到深深的恶心，感到自己很出丑，也很无聊，我无法忍耐这种痛苦的回忆，但这样的回忆我并不少。

“NO,NO,NO”

我心里大声呼喊着，嘴里小声嘀咕着，这是我对自己的克制，而不是自己对我的克制，这种情况，我就还算冷静，望着风呼啸着湖边的榕树，深深的呼出几口气。

“吱嘎”我知道浴室的门开了，我却迟迟不敢转过身去。

“好久不见了”

她略带情感的语气，但听得出是她觉得我们是很熟悉的关系，但我只是感到陌生又紧张。

“嗯，好久不见”

我的语气就是一个点头之交的回复。

“你不会害怕我吧，那你为什么要来？”

我感觉自己这种状态实在是太无聊了，就像她说的，只有有了贪嗔痴的臆想才会感到恶心和紧张，该怎样就怎样才是有趣。

她正专心的吹头发，湿漉漉的样子和现在的氛围，让我一下子想要《西西里》的莫妮卡在庭院晾头发的样子，穿着米白色的宽松长裤，米灰的短袖。

“把左边的窗户关掉，风太大了会吹坏书”

我听从她的安排，关上了书架那一侧的窗子，没有多少书，大概一二十本，总算给我找到了一个事情，我一边想我为什么会来呢？

无疑是她的小说吸引了我。

想到这里我走向背靠在黑格子窗子的褐色沙发里，避免这种站立的姿态，站立很多时候意味着有话说，沙发前有一个原木桌子，纹理像是符文，一个紫砂壶，一个青瓷杯放在碟子里，杯子里还有半杯青色的茶水，左上角有一本小说。

《问津变》

我心头一阵，没想到是这本书，我没法评价我对于这本书的感受，总是抱有好奇。

我随意翻开一页，便看到的是甘田和艾东的第一次做爱，艾东的那种心境真厉害，明明是被动的，却掌握了主动，主动的成了被动，情感里的开始似乎总是这样。

但这样的情节在她的屋子里显然不适合看，我又翻开一大段，却是甘田一手将艾东的裙子扯下来，像动物的亲呢似的，他们称之为“猫狗游戏”，艾东的羞，总是让我心动，但更加好奇，真的会存在吗。

我大概是知道是因为自己的心境导致了潜意识的寻找，我知道这样的情节在书的哪里。

我知道不合适，但还是沉浸其中。

越看她越想艾东，可以很自然的掌控自己的心境，而不止是行动，悠闲的吹着头发，偶尔看看窗外，看一眼我，都是一种苦无的静，但她又不同于艾东，她的没有无法释怀的心结，至少这是所了解的。

“这本书你看过？”

她还是一如既往的会读心术，我只能承认，对棋局之外的人不真诚是最被玩弄的，她靠坐在桌子左边的沙发里，将头发披散到椅背凌空，她闭着眼睛和我说话。

“你喜欢艾东吗？”她问我

“当然喜欢，但是只是喜欢”

“为什么？你觉得没有安全感”

“不是，是我太无聊了，接不住她的话，还是甘田适合，他们心思细腻，心心相印”

“我还以为你要说物质基础之类的话，那样就更加无聊了”

“嗯，毕竟我们只是谈精神层面的东西，物质基础的影响谁都明白”

“你可以给我读一段吗，随便哪一段”

我内心是顾虑的，因为我觉得自己吐字不是那么清楚，但要是以前我一定会说出来，但现在不会了，因为拒绝的话，是不需要理由的，这只会让人无聊。

“夜行船

百岁光阴一梦蝶，重回首往事堪嗟，今日春来，明朝花谢，急罚盏，夜阑灯灭。”

我翻翻找找，却看中了书签上的词，我甚至又读了一遍，更加缓慢的速度。

“夜行船

百岁光阴一梦蝶，重回首往事堪嗟，

今日春来，明朝花谢，

急罚盏，夜阑灯灭。”

她什么也没说，静静的沉默着，她已经侧着身子背对我了，我看着她的身体，只感到真美呀，衣服在侧身的拉扯下紧贴着腰肢，软肉的柔和和肩胛的骨感营造着人体的几何美，让人只有一个念头，那就是触摸，而且只是如此而已，不多一步，不少一步。

我对自己现在的想法甚至都没有感到恶心，我想只有到了一定的境界才能将自身的肉体之美转化为纯美——如观山海，不动苟情。

微风从大窗徐徐而来，一个回旋，我嗅到了她头发里的洗发水的香味，也许是衣服的味道，这种感觉是如同童年时的女老师，我至今不知道怎么能够得到。

我觉得她好像睡着了，又好像是觉得自己睡着了，就在梦里一般，我是在做一个长久梦吗？

良久，她才转过身来，眼角明显带着泪，擦拭的水渍清晰可见，她也没有要掩饰的意思，我不知道该不该提起这个话题，她似乎也在犹豫，最终只是轻叹了口气，什么也没说，反而笑了。

“你觉得他们说的信任真的存在吗——情侣间会出现因为爱的对方但又不敢吵架的微妙处境吗，双方都忍耐着，避让着，只是因为不信任对方能够包容自己的情绪，毕竟在一个不能精神交流的人面前展露真心，是可笑的，可是可悲的。”

“我不知道”

这是我难得的立马回答，我知道她说的很动情，所以我更加不敢虚假的猜测亵渎了这份真诚，她只是看着我，我猛地一种直觉——她似乎能够眼睛里看到别人未说的话，比从话的内容，语气去揣测更加直接。

“我也还不知道”她自言自语了一句，我便没去接。

“我想睡觉了”

她说着背对着我侧躺而睡，拖过来一条褐色毛毯盖上，她的沙发大足以两个人睡了，她就当我是一个小孩子一样，似乎毫无防备之心，下午的阳光正好照在她的脚旁，她似乎感受到了温度，移到了阳光下。

我知道她并不是逐客令，我完全可以留在这里看书，这也是我梦寐以求的场景，可是人们就是这样矛盾，我只想着离开，没有一丝留下来的想法。

我看了下表下午1点20分。

“走了，你好好睡”

我就离开了，她从毯子里伸出一个OK的手势，走出门我满是放松，没有其他感受，更没有我想象的高兴，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危险感，我害怕自己。

这次见面只是偶遇，我发的一张朋友圈风景照片里出现了她的房子，无论她是不是真心邀请，想着去了总之高兴。

我们这个时候是可以称之为朋友的，偶尔也有微信聊天，不同于遥远的去年凉镇的初见，如果硬要对应季节的话，四季都见了一面。

但是我不知道她的社会的一切，甚至名字，记得她给我发的第一条微信如下：

“我们不用知道对方的事情，那样是多余的，我发的消息，也不用着急回复，愿意写的话就当作信那样写吧，不愿意就当没看见，当然我也会这样对你，我讨厌有压力的联系”

“那你叫什么总得给我吧，不备注都忘记了（哭脸）”

“名字是痛苦的根源，为什么要知道呢，我喜欢卡夫卡的小说”

“那就叫你看卡夫卡的女孩子吧”

“随意”

面对这样的开场白，我也挺舒服的，毕竟消除了我心中那焦躁的心魔，我知道她多是以一个笔友心态看待我的，毕竟在那时谁也不会想到我们会成为朋友，主要是我。

我并不知道她和蓝先生（她男朋友）的状况，我也不会去问，她也不提及，有次我提起，她发了一个微笑的表情，除此没有下文。

我这时是高中语文教师，还是个大学生呢？但我实在记不清了。

# 冲击

## 故乡回忆

这年夏天下午，在故乡城市。

收到一个不认识名字的包裹，里面有一张女子的照片河一个U盘，照片是背面的，是我的运气吧，翻过来就会脸红心跳的那种。

照片上的女子的脸被模糊处理了，裸着上身靠在窗边面向屋子里，下身是琉璃色的长裙，阳光打在她身上瓷白紧致的肩胛肌肤上，直到胸脯。

看到锁骨的那一刻，就知道是谁了，更别谈整个身体的氛围。我感到腿软，心里冲冲的，但又不能说什么，我们并没有什么亲密关系，也没有感到那种梦寐以求的刺激，最大的是震惊，然后是羞辱，觉得这是对她的侮辱，也是我对她美好印象的侮辱。

我把照片装回去放进口袋，也没有告诉她，我害怕在冲动的时候做出判断，骑着共享单车沿着河边散步，慢慢思索着这件事。

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蓝先生，蓝先生给我的第一印象便是摄影，看起来平平静静的人大多欲望深沉，除了那些真清净的人。虽然他和她怎么做爱是他们的自由，不该给我看这照片，这样做要么是蓝先生很无聊，要么就是他们在把我当个猴耍，当我这样想时，情不自禁的笑了——我难道是他们找的一个乐子吗？

我突然挺释然的，他们也许就是找刺激吧，想着他们这样对我，那么我所有的欲望也就没了亏欠，但我毕竟不是一个着急下结论的人，就不再去考虑这件事情，反而如同一把颜料染了天空，我更加有兴趣。

我对于情感和性的交织充满好奇。

这是我高中的城市，最印象深刻的是青山白云，我高中时想象着变形金刚4里的场景发生在学校所面对的山上，那是一道道巨大的河谷状从山顶到山下，擎天柱滑步疾驰而下，造就了这些沟壑。

我骑着骑着就到了高中的大门前，散步进去，右边直通往田径场的道路上，两排的青杏树仿佛岁月未变。

但此时我已经看不到这种生机勃勃的景色，也看不到那种精神世界的天地广阔，理想主义的超脱，但至少还记得是什么感觉，走在田径场的跑道中，我抬头看见了那新月，自然也想到了那新月下的期待，但，过去的就过去了，不该期待再次享受过去，这是精神的枯萎，之后会是极度的无聊。

夏风吹着困了，我就在树荫下躺下了，想起对她第二次认识的场景。

## 第二次见溪镇

那年夏，溪镇

溪镇是有真正的大河的，溪镇有名是因为有一座小岛，半百左右长，上面有一座青色坐佛像立于中心的圆形平台，半人多高，除了通往佛像的小道，其他皆是自然草木，无任何修剪，岛的边沿是数十米的树，不知名，曲曲折折围绕着，又似乎是将佛隐蔽其中。

去往佛岛，需要度舟，这是一个白胡子老爷爷自发的，舟可坐数十人一同，我去时只需要五角，奇怪的也正是这个五角，不能多给，但可少给，于是常是两人前往，也有一人前往不给的，大家都没有说什么，这里面似乎有什么秘密，但打听不到。

溪镇是河谷三角洲的镇子，但准确的说这座佛岛不在河中，沿着溪镇往后山走去，两旁是竹叶潇潇的林子，高大如树，竹林常采笋，也会加以修葺，并没有密不透风之感，反倒是阳光传林，普照青苔的幽静，期间道路是大小不一的石板铺成，雨天常有水流穿过道路，得穿雨鞋。

这番景色里，都忘了说她了。

我自然是受邀而来，我怎么可能邀请一个有男朋友的女子和我游山玩水，是她要我推荐个地方，我自然想到了溪镇的竹林，对于她要我带路一起玩，也是情理之中。

我开车，他们坐高铁来，那是天快黑的时候。

我去高铁站接他们时，却只有她一个人自然的走出来，为什么要用自然呢，她的轻松的样子能让我以为蓝先生就在身后，直到她说

“我没告诉他，他也来不了”

她的语气平静，神态纯真，仿佛蓝先生和她毫无关系，我只感到压力和微微的害怕，至少是有那么一瞬间。

“你骗我，要是这样我就不来了”我的语气是严肃的，虽然神态是温和的。

“谁怎么想，就是他的事情，你说是吗”

我被她的话堵住了，但她无疑有强词夺理的感觉，虽然我的质问是正直的，但退一步说这份正直是否也有明知故问的做作—我害怕她一个人来，就摆明了抱着想要发生的恐惧，我面对这种被透的话语，只会选择避开。

“上车吧，说不过你”我语调轻松，回归无所牵挂的神态。

她嘴角笑着，看着我一副想要说我什么的神态，最后摇摇头坐进车里。

我猜她在说“假正经”。

“卧槽”

我闭着我双眼感到强烈的橙色，我猛地坐起，我已经处于曝晒之中了，这个时候走起来才不会那么热，但这种办法实在是可笑，于是我换了另一颗更大的树，坐在石凳上，空气里传来熟悉的橡胶跑道被烤熟的气味，我是喜欢的，感觉就是有些人对于汽水的清香。

从高铁站到溪镇大概三十分钟路程，她对于景色并不好奇，只是问了我一句要多久，就侧着面对窗子，似乎在睡觉，

“她之前做了什么呢？”我嘀咕了一句，专心开车，这样的山道谁知道会出现什么呢。

“你要吃点什么，我们各自点自己的”

她对着菜单翻都没翻，却说

“这里有白粥吗”

服务员迟疑了一下，我也愣住了，她神态倦怠，但眼神可以看出她的深沉和认真。

“不好意思啊，您可以看看别的”服务员女子微笑回答，说完看了我一眼，似乎想要把这个问题转移给我的感觉。

“没事，那要一份东坡肉，一份小青菜，一份清蒸鱼”

随着服务员下去，我看着她，她看着窗外很远很远的地方，也许是夜空，也许是那些屋檐。

“我累的时候也吃不下去饭，但又不是完全不想吃，就会想喝点白粥”

“你现实和微信上面不一样，真实多了”

我知道她暗讽我微信上做作，也的确吧，一谈到文字上的东西就容易各种谨慎，各种顾及，害怕言外之意。

“你这不是废话文学吗，现实更真实这才正常吗”

“你今天不是空闲吗，做什么呀，能让你累成这样”

“李安的《饮食男女》你看过吗，就像那样”她左手撑在桌子上扶着头，右手插着腰，眼神里有了乐趣的感觉。

“做菜呀，难怪呀，是挺累的，主要是心累”

“哦？怎么说”她眼神陷入难得的认真，她平常的眼神并不是轻浮和随意，只是深深注意她的眼睛，便会感觉她似乎在以上帝的视角看待你和她的对话那般的掌控感。

“做菜的时候是无比欢愉的，一旦做完还没吃就觉得索然无味了，这是第一，第二对吃饭都没了兴趣，也杀灭了其他的兴趣了。”

“那你说他们为什么明知道结果还是要做呢？”

她解开头发，披散开来，青丝瀑布，但又不黑长直，我是不知道该怎么称呼的，她的头发只让言辞贫乏的我想到。

“你可以去代言飘柔了”

她不屑的笑着看看我，将头发挽到耳后，隆起的头发和脖子，后颈的感觉像极了日本的风格，但我一恍惚看见了一个友人的侧脸，喝杯水冷静冷静。

“好看吗？”她突然看着我，谁都知道她在问什么，可是这样的猝不及防，简直没有逻辑。

“好看好看，你也不用这样显摆吧”我以玩笑的语气打算敷衍过。

“我说电影呢。”她扑哧一笑，用手轻掩着整齐白净的牙齿，她是素颜的，至少在我看来，唇红齿白的自然。

这时才回过神来，我中了她的圈套，无论我怎么回答，她都可以说可以说指的是另一个，这就叫心甘情愿吧，即使是我潜意识的。

“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？”

“我吃完饭告诉你，谁叫你问这么深沉的问题呀”

饭菜来了，这真是一个台阶，让我可以缓缓，为什么我会这么认真的思考这个问题呢。

因为我觉得和她有很多东西不会说，但有种默契似的明白，也许正是这种“也许”会给出她和我各自想要的答案。

这家的青菜是用鸡汤喂熟的，我就喜欢这个味道，东坡肉弄一点到菜叶中，再放一团饭，我就喜欢这样慢慢吃，某种意义上说，这样的时光并不是生活，是梦，那么人们就希望慢下来。

“你吃点这个鱼不，挺清淡的”

“不要”

我并不会按照我的性子去决定要不要主动一点，而依照她的性子，所以我无疑是一个被动的人，但一旦让我感到对方的愿意，我就会慢慢变成主动。

“那就食不语，寝不语了”我岔开话题。

她的手机震动起来，她不慌不满，也不离开，就坐在这里，也许是因为这个二楼角落，只有我们，带着白色的蓝牙耳机缓缓才接电话，我心中强烈的感觉是蓝先生。

我默默地吃饭。

“我在L市溪镇看竹子”

“我和如水真一起”

“嗯嗯，我正在吃饭呢”

她说这句话时，用筷子夹了一瓣鱼肉，但刚放进嘴里，就弯下腰吐在碟子里，她整个动作似乎是潜意识的。

“就玩一天，后天就回来”

“乖啦”

“嗯”

听着她的话，我真是心惊肉跳，心里怪怪的，感觉挺对不起的蓝先生的，虽然我的确没做什么，但觉得寡男寡女的，怎么也不好，可是看她的表情，实在觉得越是这样想，越是觉得自己没意思，这种感觉说不清。

“你不是说名字不重要吗，你还给我取名字？”

她将手机放进包里，稍稍摇头晃脑的样子，无疑是在听歌，左耳带着耳机。

“嗯？我没听清”她取下耳机。

“你不是说食不语的吗？”

“你怎么给我取笔名呀，那我也得给你取个”

“哦，如水真呀，当给别人提起一个人时需要名字，但是只有彼此时，没有名字会更加自然，我是这样认为的”

“那我不管，我也要给你取个笔名”

我在脑海里冥思苦想，也捞不到一个形容她的东西，看向窗外，大河上那月色下的波光，像是一只只月光化成的鸟飞翔的样子。

“那就叫你小蓝鸟了”

“随意”

“不过，我对你为什么给我取这个名字感兴趣”

“你看那月光在河水随着波光的变化，不像一只只鸟的翅膀在扇动吗？”

她笑而不语，摇摇头反问

“那你知道为什么叫你如水真吗”

我心里还是觉得她在夸我有灵性的，但是不想表现出来。

“我性格像水一样柔和”

“你知道的”

她带上耳机，闭着眼睛继续听歌，胜券在握的样子。

我回想着自己想出这个名字的整个过程，我首先是想找到一个形容她眼神的词，没找到，倒是由她的气质想起了川端康成的小说里的说到女子后颈的那端，还有她的收敛里的某种勃勃生机，然后是想到第一次见她衣服上的淡蓝色花纹，联想到了《千鹤》中碧波千鸟的那段，恰好看见河水上的月光荡漾。

“所以她为什么说我知道呢”

我不再去想，这个问题留下来挺有意思的，两个人有了一个问却没有回答的问题，那么常常就会更加能够接近对方的精神世界。

即使我想慢慢吃，但不知怎么的，老毛病犯了——我是难以在公共场合吃饭慢下来的，总有一种过度占用资源的负罪感。

“小蓝鸟，走了”

吃完饭额头都是汗珠，只想回旅馆先洗个澡先。

“你吃饭挺有意思的，不过就是太快了”

“我看你是真的困了，说话都是模模糊糊的”我由衷的感叹。

上车时，她突然停住。

“你现在可以回答我的问题了吧”一副不回答她就不进去的样子，我竟一时没想起那个问题，也怪自己东扯西扯的。

“有得有失呗，既然享受了做菜的乐趣，也就得接受做菜的痛苦，只有痛苦才能承载住乐趣，乐趣就会产生痛苦，这样就能产生一个循环，一种规律的自然运行，人们的日子不就过下去了。”

“你说的只有一点点意思”她说着还用大拇指和食指比划了一下，我这个人一谈起这些就喜欢解释补充自己的话的，我觉得只有打补丁的手段才能让人理解我的意思。

“就是说，我们知道春夏秋冬，那么我们便不会因为春天之后是夏天而无法接受，如果我们选择了相信有这样了循环，便不会因为结果的无聊而不去享受有趣的过程”

“人们常说看重过程，实际上人们大多时候还是看重过程，当然这也是人之常情，什么是人之常情？就是这些事情避免不了，也没必要避免的东西，就像世界有春夏秋冬。”

“唉，我说的什么呀，我哪里知道什么呀”我常常说着说着就把自己也搞晕了。

“没事，你说了就是说了，没说就是没说，这些事情不是我们能决定的，就像你说的春夏秋冬”

她来时坐在副驾驶，现在直接后面睡着了，真是心大，我要是使坏，想都不敢想。

但是转念一想，对于她这样的人，我又怎么敢使坏呢？在和她的相处里，我感到了那种近乎知己的感觉，这种感觉怎么形容呢？——我虽然理解她不深，但是可以感受到她是理解我的，只是她不明说一些东西，这种不说并不是刻意，故作神秘，而是她本性如此。

面对这样的人，你对她好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，但对她的坏，可以立刻知道结果，她也知道我明白她，知道我“离不开”她——不想失去这个可以说话的，一旦我使坏，那么就再见了，是对她信任的背叛，这种巨大的愧疚会冲垮我的精神，这比任何的法律惩罚都要厉害，也更加长远。

她更加明白环境的影响，并不会将自己置于环境的危险下——人是可控制的，但是到了一定时候便不由人控制了，她会避免这种情况。

到了民宿，她安安静静的进去自己的房间，人也更加正经，平常也很正经，不懂的人可能会觉得冷漠，因为她的眼神和微笑里会藏着对别人虚伪或幼稚的戏谑，但懂的人就能感受到她的这份难得，让人感到知己的魔力。

洗澡前，我特意把她的微信备注改成了“小蓝鸟”。

洗完澡口渴喝水时，突然想起她没吃晚饭，我心里挺担心的，人们对异性的情感里总是包含着性的驱动和享受，这是客观的，就像我们无论怎么清净说一个人女人外表的美，也不能将她的美等同自然的美，附带着性产生的愉悦感。

当一个人明白时是纠结的，但当两个人明白时，而且明白对方明白时，那么这就是自然的，我认为自己做这件事是自然的。

我找到民宿老板“讨”了一碗饭，在他的厨房煮好，老板说我对女朋友真好，就是太胆小了，还睡两个房间，想当年的便说起他的故事，我是爱听的，但不该说给大家听，因为他的做法太无聊了，但是对我这种喜欢收集高雅低俗委婉豪放各种版本故事的人有趣。

“操”

一转眼太阳居然又把老子的位置占住了，说到白粥，我也饿了，暂且不回忆了。

我自己吃饭几乎没了讲究，说是一碗白粥，便不再多加，老板投来关爱的眼光，我欣然收下。

## 眼睛

吃到一半接到了朋友的电话，邀我一起去帮中学生拍照片，给每个人都单独拍的那种。

“来不”

“不来，你们拍的比我好”

“哎，你就喜欢听真话，主要是看小姑娘，我们两个看不过来”

我本来是想拒绝的，因为觉得这样很无聊，不该参与那个年龄段了，但说到看小姑娘，倒是来了兴趣，我想到了她，她的眼睛有时候就像个小姑娘。

我囫囵喝完白粥，骑车便去了这个记不起名字的学校，虽然不知道名字，倒是有印象，进了校门就会看见一棵大榕树，我到了操场才发现自己倒成了真看小姑娘的人了——连相机也没拿，啥都没有。

他们是很擅长拍照的，看小姑娘自然是玩笑话。

欢歌有个习惯，他不喜欢别人拍他，但是他喜欢拍别人，就像现在他非要拍我一张，而我此时坐在大榕树下看他，他这一举动无疑是宣告了我的存在，小姑娘投来好奇的眼光，我只能笑笑了，挥挥手，她们继续寻找自己想要的照片。

我观察着她们，她们和我们有什么区别呢？

肯定不能从思想这个后天的东西去寻找，或者说这个东西显而易见，也不是先天后天贯通的东西，我要寻找的是后天到底磨灭了先天的那些东西，很多成年人不再拥有，拥有的人就很独特，当然不是幼稚的那些东西，而是近乎返璞归真的感觉。

看着她们，找不到不同的东西，我们似乎只是长大了更多的见识了，只是成长应得的东西，就好像长大的时间里做了些事情就能够变成现在的样子，似乎有一种可以复制的感觉，特别是那些知识。

欢歌把相机给我，周选还是一如既往的认真，他是真真正正的拍照片来的，我和他的交流很简单，方式简单，思维简单，但并不无聊，这是他的境界。

在相机里我看见了神奇的东西——她注视着我，但不是我的眼睛，她有的只是对周围人注视的在意，或者说对眼睛的在意，她对镜头是不会有这种感觉的，即使是注意，也是注意拿镜头的人的眼睛，而不是镜头。

就是眼睛！

虽然这与我的结论毫无关系，但就是这种奇妙帮我找到了眼睛。

我们和她们不同的就是眼睛，她们的眼睛炯炯有神，水灵有光，这是成长无法获得的，反而只会渐渐失去，但眼睛代表着什么呢？

我把相机还给欢歌，留给她们神秘，缓缓坐回大榕树，思考这个问题。

“他是高手不露相，怕破了功，只能委屈大家了”欢歌打趣解答她们的疑惑。

我在大榕树下就差坐化也没有得到一二，欢歌和周选也终于从小姑娘复杂的挑选中解脱出来，他们先走一步，冲洗照片去了，这样正合我意。

我不可思议的掏出她的照片，我是想再看她的眼睛，却忘了看不见脸，我只好去她的朋友圈找一张，准确的是找一张蓝先生给她拍的照片，她从来不自拍。

但遗憾的是照片里的人终究难以表现灵动的眼睛。

“算了，累了，所谓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，这个问题得交给时间”

“迎着/夕阳去，哪儿敢/不看路，夕阳/复夕阳/呀，哪里/有道路…….”

骑着车儿，唱着歌儿，这歌儿得随心而发的旋律。

在故乡的城市并没有住多久就回到了她的城市，也是我所工作的城市。

她的故事是契机，给我的走增加一个有趣的期待。

“你写的这个故事太惊世骇俗了，我还没缓过来”

“这种故事不是很普通吗，我不相信你会吓到”

她这样一说，我也觉得自己夸张了，我对于这样的故事是见过许多的，如果没有和我有联系的真实，甚至想笑，觉得无聊。

“但这是你的手笔，不一样”

“我？”

“好吧，我知道你的意思了”

“你有空了就来找我吧，如果正巧我也有空的话，我们谈谈这个故事”

“那就晚上7点见吧，看你挺着急的”

“好”

我从她这一个好字里看到她的期待，感觉挺神秘的，她说的是一个认为是小众的圈子里的严重问题，我算是在网络上听过只言片语，但这个故事真实到仿佛她亲身经历。

回到租房先个澡，想着等下见到她，她会穿什么衣服，还有点小期待，纯纯一副男友思维，也就在这时，我突然意识到了自己危险的处境，她是有男朋友的人呀！我站在她男朋友的视角一想，自己就太恶心人了。

“对，太恶心人了”

“可是我只是想和她聊聊那个故事而已”

“这种事情是论迹不论心的，你和她孤男寡女一起，干什么也不对”

自己这句话把我弄清醒了，我承认之前太亲密了，我遇到她之前是绝对不会这样的，我是不管别人如何做的，但是自己这样做，我觉得无聊，很无聊。

这种想法一起来，我便不想去了。

“在手机上聊，就不是聊吗？”我自言自语的打开微信，6点19分。

“我不来了，我已经意识到自己在认识的一年里太过分了，我辜负了你的期望，我做不到你的境界”

我发出去这句话立马就撤回了，我敢断定她没看见，为什么撤回呢？因为这样的话触犯了我心中的一个原则，我是不能容忍自己这种莫名其妙的道歉语气的，简直是恶心别人。

“我觉得在手机上聊不是挺好的吗，虽然内容有点大胆，但文字的话，逻辑性更清楚，实在不行语言也有”

三分钟后，她没回

又过了十分钟，仍然没回。

我觉得她至少已经看到了，也就不去管了，去做点饭吃吃。

“你要是没空的话，下次再见就好，还是见面谈的好”

等我一切尘埃落定，躺在沙发里时她发来消息，一看时间正好7点，她这么说真是怪怪的，是不是她把这种谈话看的太重了，我感到一丝丝恐慌，她不会是某方面近乎偏执。

人们在对某人感到一种新的理解时，就会去用过去的经历去验证自己的猜想，于是我再次回忆第四次见面——那是这个城市的冬天，如果以现在的眼光去看，无疑是在她房子周围。

下了第一场大雪，我绕着她房子前的湖边散步，我起的很早，我对于雪的印象总是伴有风声，很大的风声，比雨中的风声要大的多。

我去的很早，天蒙蒙亮。

我起这么早是想体验一番湖心亭看雪的美景，但没带火炉温酒，不是没想到，而是不敢，不想引人注目，去往湖心亭的木板路上只有一个人的脚印，我就踩着这个人的脚印小心翼翼的走，想着要是雪中都是杂乱的脚印就破坏了这番意境。

雪还猛的下着，我只是看到亭子哪里白的一坨，可以看见碳炉子的火舌，心中窃喜，遇到一个有趣的人了。

“你来的真早呀，佩服佩服”

刚说完，我们就对上眼了，她长身的白羽绒服，戴着自带的大雪帽，还围着一条咖啡色的围巾，带着一只手套，蹲在地上哈气。

“怎么是你”

“快站在我身后挡挡风”

就这样我就稀里糊涂的站在了她身后，本来我是坐在身后的，木椅子的冷就想坐在冰上。

“你这个样子还来看雪呀，我还以为是个仙风道骨的朋友呢”

“比你来的早就行”

“我这是等一个有缘人”

“有缘人？给你挡风的有缘人呀”

她缩的像一只大白猫，我真想摸摸她的头，这种想但不能的感觉简直让人发毛。

“你会划船不？”她一转认真，说着指着岸边的那条简陋的小木船。

我是很会划船的，但是对于这个天气，坐那条积雪都要压满船头的小船，实在是无聊，还挺危险。

“我会划船，但是带上你不行”

“那就走吧”她说着就要来拉我的手，我眼疾手快的躲开。

“太危险了，雪下挺大的”

“没事，我坐在里面不乱动”

她提上炉子就像我已经答应了她一样。

“我们这样随意解开别人的船很麻烦的，各种后果”

“没事，我昨天已经跟船的主人说过了，说要是今天下雪了就借我玩玩，我本来就是在等他的，只是来得太早了”

她似乎只有这样的时候，眼中才没有那种阴郁，她身边的戒备的磁场微弱到让我难以察觉，她变了一个人。

“你把火炉子放这里，船上怕你抓不住”

“哦~”

我先去解船绳，她跟上来后直接给我腰子一拳，莫名其妙的。

“干嘛”

“你把我的脚印踩没了，要是我找不到回来的路怎么办”

她这句话还真把我整不会了，她认真的样子更让我接不住她这句胡。

“我先上传试试安全不，你别急”

我熟练的一只脚踏上船，后脚蹬地跟上，这对我就像跨台阶一样，我也是难以理解那些不会上这种小船的人，这种固定的桨，我其实不熟悉，但划划船轻松，要是下渔网就难了。

“你好了没，快来接我，等下天就亮透了”

“来了，你要穿好救生衣”

我先从船上踏回岸上，拉着船的绳子，这虽然对于真正的“上船高手”来说无济于事，但希望她不是。

她先踏上去左脚，船向前冲了冲，我也不能太用力，不然船撞在岸边的石头上，加上她自己的作用力，她大可能要下水。

“上船就要干净利落，一气呵成，这样就不会重心不稳了”

“我的右脚抬不起来，我不敢动”

“我站不稳了”

她说着，的确船向前去，她的腿分开的趋势要不受她控制了

“先回来吧”我说着搂住她的腰，她才有勇气动。

“你咋这么僵硬呢？就这还划船呀”

“那你教教我不就好了”

她的语气暗含着抱怨，这是极为罕见的，平常她几乎不会表露自己的内心的真实感情，也不屑于计较这些琐碎的调侃，我更加以清醒的姿态去看待她。

“先迈出右脚，重心向内，有一种将船掌控的感觉，然后慢慢弯下身子，把左脚也踏进去，双手抓住船的两侧，直到重心平稳。”

这是我能想到最保守的做法，我说完还给她掩饰了一遍，她无疑是聪明的，一遍顺利的就过了。

“你坐到船棚里去吧，虽然没啥用，但是两边不漏风”

“我不，我是来看风景的”

“快划，到湖中心去”

她说着小心翼翼的穿过船棚，坐到了船头的凳子上，这时我才注意到她漂亮的长皮靴子，不然被雪浸湿了，想想都冷。

我尽量匀速的划行，她侧坐着，我顺着她的目光看见的是山的影子，雪还是黯淡的，有如一片片黑色的碎片从天空剥落，化成了那些树，那些房子，还有眼前这个人。

“卧槽”

我轻声习惯的感叹。

“你把帽子带上吧，雪进脖子了，等下冷死你”

（写我的冷和她的关心，注意写出那种单纯和明知故犯）

（必须制造冲突矛盾，不要太多的理想化的抒情了）

（这不是我的日记，少参杂别的东西，好好谈性和情感，还有那些思想，之后要修改掉我的情感）

（第二次相遇溪镇才写了一半，道路中心的鱼池，白色的鱼，夜晚的春江花月夜的描绘）

（将三四次的故事简化，穿插在时间线的发展里，照片和性故事作为暗线插在整个故事里）

（描写必须细到别人能够知道我想的什么样，这也是修改的重点）

（我以为这些照片是男朋友发给我的，结果是她，她正是看中我的自卑和虚伪，拥有最纯洁又最肮脏的情感。）

（人有大境界理性时，也有明知故犯的情感发泄，高雅是需要的，野蛮更是需要的）

（在清雅的屋子里讨论这些故事）

（一个我所好奇的暧昧却也清雅氛围里做爱了——我们谈论严肃话题互相感兴趣，姐姐显得不在意，即使这是她第一次偷情，她不会对我显现出感情，也不会失去理智，属于有智慧的人，她是哲学系的，但她没跟我说，根本就会留恋什么，而我也不不在意，而我是装作。

我想探索的是性的道德是什么，不道德的性如果是美能接受吗，爱情里会有“明知故犯”，这种性格是不是一种美？

（以为是写姐姐的乱，实则是批判“我”的虚伪和懦弱，不自制的欲望和假装清净，实则贪婪。）

（她喜欢川端的小说

姐姐交往的人有年老的富翁，写写福利姬，但不是为了钱，只是想了解，本科，被劝退了，她喜欢川端的小说，中年的作家，她主动离开了，日东方哲学硕士本时的经历，中年的哲学家，西方哲学博士极度的反感，因为太不同，猛烈追求的富二代，功成名就的有为青年，之后是偶然的农民中年人，朴素但是无趣，再回日本，拒绝她的僧人，现在的男朋友是厉害的原画师，而我就是最后一环，学生，她是哲学大学老师。

（在清雅的屋子里讨论这些故事，她准备写成小说的素材）

而我是她一直在找的能够讲故事的人，她喜欢看到听到人们的反应，探讨这件事情，这些话题。

（故事求真实感，不要以梦，梦会让人放弃思考，不在意）